

新华全媒头条

新华社记者吕雪莉、李琳海

它，是威严的“雪山之王”，也是可爱的旷野精灵。

由于盗猎、生境退化、食物减少等原因，它一度消失于人们的视野，踪迹难寻。

雪豹，全球数量一半以上生活在中国。近年来监测发现，雪豹经常出没于青藏高原东部，它们或傲视旷野，或穿行山林，或漫步雪原，或越过峡谷……

从难觅“仙踪”到身影频现，“雪山之王”何以归来？

寻访：“雪山之王”归来

有时无处不在，有时如同虚幻的高山精灵，在雪豹王国里行走多年，却极少能见到它们。

知名野生动物研究学者乔治·夏勒形容雪豹“神秘如幽灵”。

“2005 年以前，雪豹的踪迹在青海三江源地区几乎消失了。直到 2012 年，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陆续拍到过雪豹画面。”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李晓南说。

之后，被研究人员观测到的雪豹踪迹逐年增加。曾经销声匿迹的雪豹在三江源地区频现，备受各方关注。

2020 年 10 月 1 日，在青海省互助北山国家森林公园浪士当景区山谷内，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人员在例行更换红外相机存储卡和电池时，意外发现该红外相机记录到了雪豹影像。

研究团队提供的视频画面显示，一大一小两只雪豹在镜头前“秀亲昵”，看上去长得浑圆浑圆，像是在玩耍。

“这真是一个惊喜的发现！”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说，每年有 30 多万的游客出入浪士当景区。同时，当地还居住着为数不少的居民。

青海省林草局副局长王恩光说，此次发现填补了青海省海东市雪豹分布的空白，至此青海省 6 州 2 市全部记录到了雪豹的活动影像。

记者徒步探访曾发现雪豹的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过仓山时看到，细碎的石头像流水一样顺着山沟“淌”成了几道石河。

而发现雪豹的地点，位于山顶部的高山流石滩，一架十分不起眼的红外相机被固定在峭壁旁的一块石头上，相机镜头正对着这片流石滩。

一个二三十只的岩羊群，在布满碎石的山坡上跃动。碎石随之滚落，声如响雷，在寂静的山谷中回响。

岩羊，是雪豹食物链重要环节；牧民家的羊群，有时也是它的“盘中餐”。

藏族牧民索日家住在位于三江源腹地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每年大雪来临，万物凋零的冬季，雪豹找不到食物时，他家的羊也会成为美食。

索日说，雪豹妈妈带着孩子玩闹的画面，时常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也许这就是生命延续，希望雪豹在牧民庇护下健康成长。”

保护：政府民众携手同行

雪豹是美丽而濒危的猫科动物，因为它的活动路线较为固定，容易被捕获，加之豹骨与豹皮价格昂贵，曾一度遭到捕杀。

“如今雪豹‘频繁出境’，足以证明三江源地区生态体系的完整和生物多样性的丰富。”

搭建人与自然的桥梁

澳大利亚自然摄影师的环保梦

新华社悉尼 11 月 21 日电(记者郝亚琳、刘诗月)斯科特·波尔泰利是 2021 年度澳大利亚地理自然摄影师获奖者。从南极到北极，他曾与鲨鱼共游，与座头鲸相伴。对自然和野生动物满怀热情的他，希望用镜头让更多的入领略自然之美，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波尔泰利近日告诉记者，他曾是从事广告和市场营销的项目经理，但他从小就喜欢野生动物，特别是海洋生物。在周游各地的过程中，大自然的雄奇壮美让他意识到，应该将这样的美记录下来，于是转行成为一名自然摄影师。

尽管工作与兴趣爱好完美结合，但要做好却并不容易，甚至可能准备和等待数年却仍然无法捕捉到心仪的瞬间。波尔泰利曾冒着零下 37 摄氏度的低温在北极追拍独角鲸。他还曾连续 3 年，每年都在同一时间去



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所长时坤说。

他说，近年来，随着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加大，三江源地区濒危物种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同时，在多地频频发现雪豹，与技术进步带来的监测技能提高有很大关系。

“比如红外相机，可以分散安置，这对雪豹这种昼伏夜出、难得一见的动物，是一种理想的监测方法。”时坤说。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工作人员已经连续 5 年开展雪豹调查监测工作。参与监测的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工作人员高雅月介绍，他们累计布设相机 2000 余台次，监测范围扩大到 7000 平方千米，获得雪豹照片及视频 5500 余份，确定雪豹分布点 95 处。

2018 年 5 月 21 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祁连县境内拍摄到 5 只雪豹同框的画面。从画面可以判断，这是一只雪豹母亲带着 4 个幼崽在活动。

母子体态健硕，活泼放松，雪豹妈妈应该是狩猎高手，母性“爆棚”。

专家表示，“雪豹频繁出境”更是近些年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的明显例证。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副局长韩强说，作为旗舰物种，雪豹成为反映当地生态建设成效的“晴雨表”。

近年来，青海省大力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沙漠化治理等一系列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严厉打击盗猎，控制收缴猎枪，全社会生态保护意识不断增强。

2020 年 9 月，青海省林草局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共同研究出台《青海雪豹保护规划》(2021—2030)，发起成立了“青藏高原雪豹保护联盟”，在三江源地区加大了雪豹保护力度。

三江源国家公园与北京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合作，积极开展雪豹野生种群的监测，探索建立以雪豹为中心的生物多样性监测

体系。

被喻为“大猫谷”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大峡谷，已成为国际有名的雪豹户外监测点。

在昂赛，游客在当地牧民带领下看雪豹，拍雪豹，成为三江源国家公园探索自然体验特许经营的成功探索，2020 年该项特许经营收入超过 100 万元。

北京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赵翔说，昂赛“大猫谷”目前已累计识别出 80 只雪豹和 12 只金钱豹，从人兽冲突补偿到自然体验特许经营，不断示范着人与两种豹共存的可能。

如今，杂多县昂赛乡藏族牧民阿松已成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他说：“与雪豹同行，让生活在澜沧江源头的牧民对自然充满敬畏。”

未来：国家公园助力雪豹保护

西宁野生动物园是我国目前唯一的雪豹繁育基地。近日该动物园被国家林草局批准为青藏高原雪豹繁育研究国家长期科研基地，为该物种保护做出了成功探索。

西宁野生动物园副园长齐新章，被誉为“雪豹奶爸”。2012 年他们人工繁育一对雪豹双胞胎“成成”“果果”；2016 年人工繁育雌性雪豹“傲雪公主”；2019 年再次成功繁殖雪豹姊妹花“水墨”和“油画”。

目前，该动物园共有 11 只圈养雪豹，成为公众认识、了解、关注雪豹，提升生态保护意识的重要窗口。

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成和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试点建设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当地牧民成为生态管护员，端上生态碗，吃上生态饭。

仅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就有 17211 名



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开展合作，帮助他们搜集数据、识别野生动物、评估环境受到的影响。

“全球有的地方已经能很明显看出气候变化对环境的影响，而有的地方可能需要很久才能显现，但即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不到那些影响，它们也已经发生了。”波尔泰利说。

因此，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自然，爱上自然，进而采取行动保护自然。

生态管护员，他们从事草原管护、生态观测、气候监测等工作，掌握所在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情况，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力量。

在青海，众多关于金钱豹、荒漠猫、水鹿的发现，都得益于牧民生态管护员。

“萨”(藏语)是雪豹，“闹”(藏语)是岩羊；放牧是巡护，转湖就监测；见到动物要记下……”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生态保护处副处长巴桑拉毛在生态管护员培训班上，这样对台下的 50 多名生态管护员讲道。

“我们通过各种形式和内容的培训，培养生态管护员成为‘牧民科学家’，我们的国家公园建设就有了更加强大的支撑力量。”巴桑拉毛说。

在三江源，绿色共享的理念正渗透到每个人的心里。

最新的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本底调查显示，三江源保存了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包括雪豹在内的大部分野生动物栖息地破碎化趋势在减弱，完整性逐步提高。园区内备受关注的雪豹种群数量在 392 至 659 只。

郑伟国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硫磺沟管护站站长，穿着巡护服、佩戴红袖章、手拿望远镜巡护本是他工作的标配。平日，他们不仅要做好当地森林、湿地、冰川资源的巡护日志，在巡护沿线看到的岩羊、雪豹等野生动物也都会一一记录。

戈壁小路的通向，小河的流向，哪里会有野生动物频繁出没，巡山队员们了然于心。一本本巡护记录，一双双巡护胶鞋，见证了郑伟国和巡山队员走过的崎岖。

正如乔治·夏勒所说：我确信只要人类待之以宽容、尊重和怜悯，雪豹及其王国中的所有动物就能够继续生存繁衍。

与雪豹同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新华社西宁 11 月 21 日电



护自然。

“我很喜欢展示那些人们平时看不到的动物和它们的行为，我也希望更多地展示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人们可能根本想不到一个物种的消失会对其他生物带来多么大的影响，哪怕只是拯救很小的生物也可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如果通过我的镜头，能让人们意识到那些濒危物种的境遇，那也是很有意义的。”波尔泰利说。

行走中国

新华社长沙 11 月 19 日电(记者史卫燕、薛宇舸、余春生)闭上眼睛，何东顺眼前总是出现这样一幅景象：宽阔的湖面，成群鱼儿跃出水面，不远处湖洲的大白杨上，有蛇在树上吐着信子，还有乌龟在睡觉。

这是他童年记忆中的洞庭湖。

洞庭湖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自古被誉为“鱼米之乡”。

何东顺是“渔三代”。爷爷就在洞庭湖打鱼为生，传给父亲何大明。何大明人高马大，是天生捕鱼的好手，年轻时在这一带远近闻名。

1997 年，何东顺出生在洞庭湖。在他的记忆中，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父亲开船，自己坐在船顶上看着广阔的湖面。

上个世纪 80 年代，洞庭湖有 120 多种鱼类。然而，多年来无序的采砂破坏、大吨位船舶航行挤占了鱼类洄游的通道，鱼类栖息地生态遭到破坏，导致洞庭湖渔业资源持续减少。

何大明发现，江豚明显减少了，看到从小陪伴自己长大的“江猪子”处境堪忧，他心如刀绞。

2003 年，何大明在捕鱼时遇到了一对江豚母子，它们受伤了，被困在芦苇荡中。这一次，这个渔民做了一个特别的决定：他每天悉心照料这对母子，四个月后江豚康复。

“江猪子”的生存环境受到了严峻威胁，这件事触动了何大明的内心。

何大明找到几个捕鱼的伙计一起商量，“我们能不能做一点保护洞庭湖的工作？”洞庭湖的生态已经濒临奄奄一息，世代捕鱼为生的渔民明白，再变本加厉、不择手段地捕鱼，终将无鱼可捕。

他们加入环保公益组织，劝阻人们用“断子绝孙”的方式捕鱼，发现严重问题向渔政等部门报告。2015 年，渔民们申请成立了湖南省岳阳市东洞庭生态保护协会。

那时，何东顺已是一名大学生，在省长家读读书。寒暑假回到家，他都会陪伴父亲巡湖。

何大明欣慰地发现，这孩子一到湖里，眼睛就闪闪发光。只要做保护工作，他身上就好像有使不尽的力气。

2020 年开始，包括洞庭湖在内的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分类分段实行渔业禁捕，数十万渔民逐步转产转业上岸。还有相当一部分上岸渔民加入“护鱼员”队伍，完成了从“捕鱼人”到“护鱼人”的转变。

毕业后，何东顺向父亲郑重提出，要回到洞庭湖，继续保护事业。

何大明没有一丝犹豫，答应了。他知道东顺回来，是希望为母亲湖护出一个更好的未来。

去年渔民上岸后，何东顺发现有大量渔网遗弃在洞庭湖，水落之后，沉在湖洲上的渔网通常和湖草长在一起，鸟觅食时被渔网缠住受伤，很难继续在野外生存。他带领协会成员在洞庭湖自然保护区内寻找渔网，找到后剪掉或烧毁。

在他的努力下，今年洞庭湖煤炭湾水域建立了东洞庭湖黑鹳流动守护站。这种被誉为“鸟中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全球大约仅 3000 只，而这里每天都有 30 来只栖息。

何东顺向父亲建议，保护工作范围应当慢慢扩大，逐步拓展到候鸟保护、麋鹿保护、船舶空气污染防治等领域。

“儿子比老子强啊！”何大明觉得，在儿子身上看见了青出于蓝。

何东顺告诉记者，自己希望继承父亲的衣钵，终生以保护洞庭湖为事业。同时，他也幻想着，等自己的孩子长大了，洞庭湖生态也全面恢复，就让孩子做洞庭湖生物多样性研究。

“小时候，我以为江豚是鱼，爸爸告诉我‘这不是鱼，是江猪子’。”东顺笑着说，“我希望以后我孩子也能看到江豚，问我‘爸爸，这个是不是鱼’，我也会告诉他‘这不是鱼，是江猪子’！”

千年古城“绿色突围”

“河道刚清淤，水很清，鱼多起来了，对面水街壹号文创园的房子看着很有韵味。”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鉴湖前街附近的居民，每次路过跨湖桥河都会由衷赞叹生态环境治理给市民带来的巨大改变。

近年来，越城区全面推进自然生态、人文环境有机复苏，积极寻找千年古城高质量发展突围之路。75 个区块截污纳管改造和 5 条市政道路污水管网的铺设，疏通了古城地下“毛细血管”；主要道路沿线两侧综合整治工程，更促使古城焕新颜。

在拆改腾出的千余亩土地空间上，以生命健康、电子信息为主的都市工业和文创园区发展起来。内河水系和悠久的历史文化让商贸、服务、旅游、康养等绿色产业蓬勃发展，1—9 月全区主要商贸综合体营业(销售)额超 9 亿元；上半年游客、旅游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5.48%、44.81%。

通过举生态旗、打生态牌、走生态路，越城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实现良性互动。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城乡一体的美丽图景呈现出来。

(本报记者王立彬)